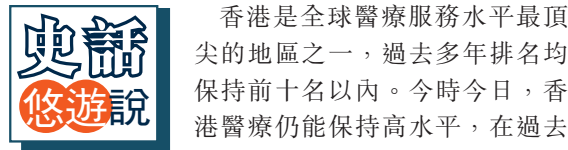


回顧港醫院發展史 見證公共衛生進步



香港是全球醫療服務水平最頂尖的地區之一，過去多年排名均保持前十名以內。今時今日，香港醫療仍能保持高水平，在過去百年的發展當中走過很多不平凡的路。而隨着香港城市的發展，一代又一代香港人見證着香港醫學的進步、城市衛生環境與公共衛生的提升，以及城市從繁華走向愈發宜居，為市民生命築牢堅實保障。

香港開埠初期貿易興盛，然而，亦存在外籍來港人士水土不服、傳染病流行等問題，故香港政府於1843年委任外籍的總醫官負責監察傳染病。在此情況下，香港首間公立政府醫院——國家醫院於1848年在中環成立，最初主要服務公務員和警務人員。這一時期，醫院的設立更多是解決特定社會問題，醫療資源有限，覆蓋範圍狹窄。

十九世紀末東華醫院引入西醫療法

十九世紀中葉，香港人口不斷增加，但大部分華人對西方醫學持懷疑態度，華人社會主要依賴中醫；至十九世紀中後期，華人社會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催生了東華醫院的誕生。

東華醫院1872年落成，以中醫、中藥療法為主，贈醫施藥，深受華人歡迎。1894年鼠疫爆發，東華醫院雖遭質疑，但當時政府因成本考量，選擇

在其引入西醫療法。這一轉變不僅是醫學融合的嘗試，更是公共衛生意識提升的體現，標誌着香港醫療開始兼顧中西，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健康守護。

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，香港醫療迎來新發展，醫療服務趨向多元化發展。

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於1887年成立的，是遠東地區歷史最悠久的西醫教育機構之一，首屆學生中包括了孫中山，該書院後來成為香港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過去百多年為香港培育無數頂尖醫生。

1922年創立的贊育醫院，為產婦提供專業服務，其舊址如今成為社區中心，見證着城市功能從單一醫療向多元社區服務的轉變。

1925年港督金文泰致力於改善公營醫療服務，1929年九龍醫院啟用，1937年規模宏大的瑪麗醫院落成。瑪麗醫院不僅成為遠東地區規模最大的醫院，還成為香港大學醫科生的實習基地，推動了醫學教育與臨床實踐的緊密結合，為香港醫學進步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。

至於私立醫院方面，養和醫院的發展同樣精彩。1918年馬場大火後，一群華人名醫和社會賢達購地改建成立養和療養院，為華人社群提供服務。1926年更名為養和醫院後，在李樹芬醫生的帶領下重建擴展，1927年創立護校，培養專業護理人才。此後不斷擴建、完善設施，從最初僅接收部分科室病人，到成為設施完備、服務多元的綜合性醫院，滿



▲東華醫院現貌。 資料圖片

◀1870年代的廣福祠，是當時患病華人的臨時收容所。 資料圖片

足市民多樣化醫療需求。

時至今日，香港的醫院設施先進、技術精湛，公共衛生體系健全。昔日的西醫醫院發展到如今涵蓋各類專科、服務全面的現代化醫療網絡，香港醫院的發展歷程既是醫學進步的縮影，更是城市宜居水平提升的有力見證。市民在優質醫療資源的保障

下，生命健康得到悉心呵護，香港這座城市也因醫療的進步與公共衛生的提升，愈發成為宜居的典範。

●羅展恒
資深文化工作者，從事新聞及教育工作多年，曾主理公民科和通識科相關網站及參與教科書出版。

文苑英華

李白自述身世 何以撲朔迷離？

「白也詩無敵，飄然思不群」。這一句摘自唐代杜甫《春日憶李白》的首句。杜甫作為李白的鐵杆粉絲，在春日煦和之時，少不免會想想偶像——劈頭第一句就說：「李白的詩歌真是天下無敵！他那份超凡脫俗的才思實在是遠遠地高出了眾人！」

在這人人都是「自媒體」的年代，或許大家會以為是「商業互吹」，但事實上，杜甫對李白，是十分純粹的「識英雄」所以「重英雄」。

「金陵」「隴西」相矛盾

李白的身世挺撲朔迷離的。有說他家為唐朝第一望族「隴西李氏」；又有說他「本家金陵」。其中，他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，談到自己——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。

李白在這篇文章中說道：「白本家金陵，世為右姓」——我本家在金陵（南京的古稱），是當時的世家大族。後來因為「沮渠蒙遜」發動戰爭（北涼第二任君主，敗南涼，滅西涼），所以流寓「咸秦」（秦地，即今日陝西省內）。

然而，李白在另一首詩《贈張相鎬二首》中，又說「本家隴西人，先為漢邊將」——我家是隴西人（今日甘肅省一帶），祖先是漢代守邊的將領（傳說是漢代「飛將軍」李廣）。

「金陵」與「隴西」，一個東，一個西，顯然是不同的地方。但唯一可以說是共同的地方，就是李白在這首詩中，接續說他的祖先「功略蓋天地，名飛青雲上」，與《上安州裴長史書》所說的「世為右姓」一樣，都是赫赫有名。

不過，李白在另一篇散文《與韓荊州書》中又說：「白，隴西布衣，流落楚漢」——李白，的確跟《贈張相鎬二首》說的一致，都是「隴西」，但今次是「布衣」，而不是「世族」。



●舞劇《李白》 資料圖片

說到這裏，大家應該都「一頭霧水」，到底哪一個說法才對？然而，每一個說法都是擷自李白的詩文，那麼是李白在說謊，還是其中一篇是偽託李白之名？

我想，這的確是可堪玩味。但是，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看：這都是李白說的，也都是真話，只不過是李白在說着不同時期的家世。

按此推論，故事可能是：李白先祖是「漢邊將」，立下不世功業，可惜「苦戰竟不侯」，沒有得到皇帝加封侯爵。其後，因為某種原因，可能是移居，可能是戰亂，李氏遷到「金陵」，並在彼處落地生根，成了世家大族。可惜，好景不常，李氏又遇到「五胡亂華」，所以又遷回關中。

當然，這只不過是建基於三篇詩文都沒有問題的假設上去推論，所以這只是一種「可能」。

不過，從這三篇的內容看，李白的確是有意自抬身價，讓自己的家世顯得不凡，可以更好地喚起寫作對象的關注。而這種關注的目的，很可能就是「投知幹謁」。這是一個大話題，我們日後再談。

文化淺談

一代名臣包拯 鐵面霜寒昭青史

包拯（公元999年至1062年），字希仁，世稱包公，北宋廬州（今安徽合肥）人。自小接受傳統儒學教育，看重名節，抱負高遠，由此奠定其一生為官處世的堅實基礎。他二十九歲（公元1027年）中進士，獲得入仕資格，授大理寺評事，知建昌縣。但因父母年事已高，包拯辭不赴任，居鄉奉養雙親，盡孝十年後才正式出仕。宋仁宗景祐四年（公元1037年），包拯任大理寺丞，知天長縣。康定元年（公元1040年）起，遷殿中丞，知端州（今廣東肇慶）軍州事，為期三年。

端州施政 清心直道

包拯主政端州期間，曾寫詩自明心志：「清心為治本，直道是身謀。秀幹終成棟，精鋼不作鉤。倉充鼠雀喜，草盡狐兔愁。史冊有遺訓，毋貽來者羞。」以此清心直道之語自勉。其時端州地區土著俚僚居多，文化未開，生產力水平低下。面對民族多樣、州貧民困的狀況，包拯一方面致力於排洪墾荒、挖井除疾、建造糧倉及修築驛道驛站，另一方面又興辦學校、推行教化。結果令端州「所治方千里，盜賊多有斂息，民樂耕桑」。

端州以出產名硯著稱，每年需向朝廷上貢。然以往知州常按貢數的十多倍加徵硯台，用以贈送親屬及巴結權貴。包拯則嚴令製硯者只按上貢數目製作，不得額外加徵。及至包拯任滿離開端州時，一方硯也不取走，足見其正直清廉。端州官民深感其恩德，遂於宋神宗熙寧年間（公元1068年至1077年）建造「包公祠」以資紀念。

包拯任滿端州返回京城後，任職屢經變動，仕途節節攀升。歷任監察御史、諫官、龍圖閣直學士、開封府尹、三司使，最終官至樞密副使，成為全國最高主持軍政的副長官，地位與副宰相相當。由於官位顯赫，難免引起不少故舊親族奉承請託。包拯遂對熟人故舊、親戚等皆謝絕交結。他曾立下誡條予子孫後代：凡出任官職有貪贓枉法者，在生時不得回歸本家，死後不得歸葬祖塋墳地。

包拯不僅為官清廉，而且敢言直諫。他認為唐代之所以出現貞觀之治，主因在於有唐太宗英明好納諫之主，以及魏徵忠直無隱之臣。他曾選錄魏徵的三篇奏議，上呈宋仁宗閱覽，希望自己能像魏徵一樣，做個直言敢諫的諍臣，亦希望仁宗做個廣開言路的明君。包拯曾向仁宗奏議條陳當今要務「七事」：「大指明慎聽納，辨別朋黨，愛惜人才，不主先入之說，蕩去疑法，條責臣下，牽錄微過。」仁宗表示認同，對包拯之言多所採納。

包拯擔任監察御史期間，除規諫君主外，亦經常檢肅同僚，糾偏補正，不避權貴，體現其剛烈正直、盡忠盡責的為官風格，為選賢任能及改善吏治作出重要貢獻。

民本為念 固國安邦

包拯深刻體會到「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」的重要性。他多次大聲疾呼：「大緩吾民，以安天下。」每當地方出現水旱之災，他即奏議朝廷迅速派員賑災，並且免除當地賦稅若干年。他請求朝廷免除各地一切臨時加徵，曾制止淮南、浙江、陳州等地夏稅折現交納，大幅減輕百姓負擔。

包拯擔心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員素質參差不齊，可能因人廢事，加重民眾負擔。因此他上呈《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》奏章，強調慎選地方官吏。包拯認為倘若選官得宜，老百姓自然可以安居樂業，休養生息，積累資財。民富則國富，民安則國安。後人評價包拯時說：「公上裨帝闕，下療民病，中塞國蠹，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。」既培民本亦固國基，實為與國與民兩利之舉。

包拯自三十九歲從政至六十四歲病逝任內，可謂鞠躬盡瘁。朝廷追贈其為禮部尚書，並鑑於包拯「少有孝行，聞於鄉里，晚有直節，著在朝廷」，故賜謚號「孝肅」。包拯畢生勤政愛民，廉潔公正，剛正不阿，執法如山，被譽為「包青天」，成為後世清官典範。其故事流傳千年，不僅在於其執法嚴明，更在於其以民為本、清心直道的崇高品格，至今仍為世人傳頌與敬仰。

●緩園 資深中學史料及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學工作三十年。



●京劇《劉美案》中的包拯（右一） 資料圖片

文自由戲

寒山轉蒼翠，秋水日潺湲。
倚杖柴門外，臨風聽暮蟬。
渡頭餘落日，墟里上孤煙。
復值接輿醉，狂歌五柳前。
（王維《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》）

王維一生志在歸隱，放下功名利祿，始終掛念一位摯友。他為此寫詩、遣懷，甚至在輞川別業中為其長留一席。「秀才」——是他對這位知己最親切的稱呼。

秀才即裴迪，關中（今陝西）人，生年約在開元四年（716年），較王維年幼十五歲。雖曾任尚書省郎官，然史傳記載寥寥，足見其官位不顯。王維存世詩作中，與裴迪贈答、同詠者達三十餘首，更為其撰寫〈山中與裴秀才迪書〉，此文亦成王維唯一傳世山水小品。裴迪詩作今存二十九首（見《全唐詩》），幾乎皆與王維相關。

傾蓋如故 心性相通

裴迪出身寒門，年歲、名望皆不及王維，二人何以成為莫逆？或因氣質相契，志趣相投。裴迪赴長安謀求功名時，於文人雅集中與王維相識。雖無確載裴迪形貌，然其文采清拔、性情磊落，頗得王維賞識。杜甫《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御》亦曾詠及裴迪，可見其當時已受文壇注目。

裴迪周旋於京華名利場中，卻猶存耿直之氣，不願屈從世俗法則——這份心性，恰似王維年輕時的影子。王維歷經宦海起伏，漸向林泉；裴迪則初涉世途，迷茫中見清節。正是這份精神上的共鳴，使二人跨越年歲與名位，結為知音。

王維裴迪輞川同遊 詩畫酬答築桃源

輞川別業建成後，王維長居於此，時邀裴迪小住。從此，輞川不僅是王維的隱逸天地，更成為二人詩意交融的空間。《新唐書》記載：「別墅在輞川，地奇勝……與裴迪遊其中，賦詩相酬為樂。」

輞川二十景，如華子岡、竹里館、辛夷塢等，皆為二人詩心所寄。每至一處，常以同題唱和，如王維《鹿柴》《茱萸泚》，裴迪亦逐景應和。王維詩語空靈含蓄，裴迪則質樸清婉，二者如山水相依，互映成趣。此組《輞川絕句》，遂成唐代山水詩中獨特的對話篇章。

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。	來過竹里館，日與道相親。
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	出入唯山鳥，幽深無世人。
（王維《竹里館》）	（裴迪《竹里館》）

在輞川的青山流水間，裴迪尋回了心靈的自由，亦更深領悟王維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的淡泊之境。王維則在與秀才的往還中，寄託了「願君多採擷，此物最相思」般深婉的情誼。

相比元稹、白居易的熱烈唱和，王維與裴迪的交往更顯靜謐深沉。二人不涉宦海紛爭，不慕世俗喧嘩，只以詩文互照靈魂。裴迪存世詩作幾乎皆為寄贈王維，可謂以一生文字，回應了輞川主人的知遇之情。

王維晚年沉潛禪理，裴迪亦隨其步入山水清音。這段持續二十餘年的情誼，未曾因仕隱殊途而疏離，反在輞川的明月松風中愈見清澈。後人或難詳知裴迪生平，卻透過王維詩中那句「攜手本同心」（《贈裴迪》），聽見了盛唐山水間一段清澈如溪的知音回響。

●籲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